女研究生为何向命运低头

本报记者 王琳

在喝农药自杀之前，一向以坚强示人的张惠给亲友们的印象是，“一直在努力，却仍然活得很累。”她家庭贫困，聪明好学，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研究生，毕业后却找不到对口工作；生孩子时意外受创，因为没有证据而得不到回应；要攒钱还房贷，又被厂方无故扣掉研究生补贴。尽管她笃信“通过努力，一定能苦尽甘来”，但在这个单一崇拜“成功”的时代里，没人有精力去关照一个“失败”者。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张惠之死，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。

奋斗终生的自杀者

“她一直很乐观、坚强，有远见，却在种种不公平的现实打击面前，放弃了。”丈夫陈涛这样总结自己的妻子。

2010年9月15日下午，刚刚做了妈妈的张惠如果不选择自杀的话，将在十天后生育假期休满，重返工厂上班。

但下午1点半左右，刚刚午睡醒来的婆婆，发现张惠平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丝毫没有血色，四肢直直地伸着。闻讯赶来的村民赶紧拨打了120急救车，并对张惠进行简单的抢救。

送到医院后，张惠直接被推进了抢救室。半小时后，闻讯赶到医院的陈涛，看到抢救室紧闭的大门，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，瘫坐在地上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，医院宣告张惠死亡。

沉默寡言的张惠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带来轰动。她生前所就职的亚星化工厂几次三番联系丈夫陈涛，希望他把张惠生产期间的住院用费单据以及病例，送到厂里，给予报销。

这并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。在短暂的27年时间里，张惠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“坚强”和“要强”同样突出——成长于贫困的农村家庭，对自己严格要求完成学业，分娩时患上耻骨粘合分离忍受身体上的剧痛，续产假期间每月仅拿300多元的生活费，小两口收入无力偿还房贷。甚至在自杀的当天上午，她还试着与丈夫到人才市场谋份兼职，补贴家用，被用人单位以“高学历”为由，屡屡拒绝。

现实与理想的纠结

毕业时，她拒绝了导师的挽留，她来到男友的故乡，并坚信能找一份对口工作，大展拳脚

在菏泽，一个封闭的小村庄，张惠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充满“优越感”的童年——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她，分数从来在班中名列前茅，几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偶尔屈居第二就是一次不小的失误。

张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后，家里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另外还东拼西凑地借了不少，才凑足了学费。张惠在高考志愿里填的理想专业是化学。

由于家庭贫困，张惠在校生活难免拮据。她的大学班长回忆起她时，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沉默不爱说话，“可能是家庭贫困的关系，她不爱与同学有过多的接触，有什么困难、心事也不爱对别人倾诉”。

在平淡的大学生活中，张惠有一个足够甜蜜的收获：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大学校友陈涛。

那是2003年，张惠刚上大三，纵使贫穷，那时的校园爱情生活是美好的。每每回忆起那时的生活，陈涛难免感叹，两人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一起憧憬将来的美好。

大四那年，张惠参加了研究生考试，所选专业依旧是应用化学。

考研结果令人欣喜，张惠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，升上本校研究生。喜讯传到她的家乡，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，飞出一只“金凤凰”，多么令人振奋、欢喜。张惠为父母争光，为家族添彩，是全家乃至全村的骄傲。

三年的读研生活转眼而过，08年毕业前夕，张惠的导师几次三番挽留张惠，希望她能留校工作，都被张惠婉言谢绝了。她的目标很清晰：要来潍坊生活，扎根。这里是男友陈涛的故乡，他们约定一起在这里生活。

由于专业所限，张惠来到潍坊后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多，而对待生活一向谨慎甚至有些“洁癖”的她，坚决不能接受为了谋职，抛弃自己这些年的学习成果。她要学以致用，她坚持着，坚信总能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大展拳脚。

终于在亚星化工厂的一次招聘中，张惠脱颖而出，成了厂里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。

接踵而来的意外

她感觉太多的不公平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却只能哑巴吃黄连，硬生生咽下去。

09年阴历9月份，张惠在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产下男婴，一家人兴奋之余，忽略了被疼痛折磨得直咬牙的这位年轻妈妈。生完小孩后，张惠听从医嘱，一直没有下床走动，偶尔在人的搀扶下下床方便，也会被来自大腿与盆骨间的巨大疼痛刺激得浑身冒汗。

细心的丈夫陈涛发现妻子的异样，他找来负责为妻子接生的女青年大夫检查。这位姓王的医生对张惠进行了询问后，定性为“没有什么问题，下地走走就好了”。

在丈夫和婆婆两人的搀扶下，张惠费力地下了床，勉强走了一段时间，终于疼得出了声，此时婆婆才发现媳妇的状态确实不对，随后医院为张惠做了B超检查，结果显示，腿骨与盆骨间的缝隙长达2.6公分，张惠是患上了耻骨联合分离。

张惠清楚地记着，自己在分娩期间曾有两个医护人员，一人按住她的一只腿，分别向左右两方按压。之后，她的臀部大腿根处突然一阵巨疼，“嘎巴”一下，腿便再也不能动了。

她认为，自己的患上这临床只有万分之一概率的怪病，绝非出于偶然，是这两位医护在帮助她分娩时用力过当造成的，自己是受害者，让丈夫陈涛帮她到医院讨要说法。

可本心善良老实的陈涛被医院一句话堵了回来：“请拿出证据来”。没有证据，跟医院讨要说法的打算只能作罢。张惠本来向厂里请了5个月的产假，但因为患上耻骨联合分离，假期休满了身体依然没有康复，只得将产假延续到11个月。

在产假的第一个月，张惠的工资是按全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放的，约在1400元左右。第二个月开始，厂里扣除了每月600月研究生补助，在接下来的四个月，张惠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仅有七、八百元。

当初进厂的时候，厂方曾答应张惠入厂前两年内，每月给她600元的研究生补助，并承诺她在厂里搞研发。可张惠生育前，却一直在车间主控室中工作，丝毫没蹭上研发的边。如今两年还未到，厂方又擅自将这笔补贴去掉了。

张惠越想越气，又让陈涛到厂里讨要说法，对方搬出的理由让她气上加气：谁让你这个时候生小孩的，生了孩子就是没有补助。那么生育期间没有研究生补助，等张惠再回工厂上班，能否将这几个月的补贴补发下来呢，厂方的答案同样让人失望。

张惠与厂方发生的种种过往，是由丈夫陈涛讲述的，记者曾试着去厂方求证，但对方以“这是她个人行为，与厂方毫无关系，没什么好说的”，拒绝了采访。

最后的抗争

被命运胁迫的她，鼓足勇气，不断反抗着来自医院和厂里的多重打击，最终屈服并结束了生命。

按照原计划，张惠在9月25日产假期满时，回到厂里上班。

身体没有完全康复的张惠重回单位后，只能上“长白”班，不能晚上加夜班。听同车间的同事说，如此一来工资更低了，发到手可能只有900多。

9月15日早上的招聘会，更让她痛心。当天早上，张惠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人才市场，期望能找到一份兼职，但是一上午走下来，她中意的用人单位，没人愿意接受她，原因简单：优秀的研究生不会到这里找兼职。

陈涛小心翼翼地劝导：“你别当自己是研究生，找份普通的兼职，例如营业员、促销员之类的，挣点是点”。但张惠始终沉浸在自己悲哀的遭遇里，一言不发。

中午吃过饭后，尽管陈涛发现妻子的状态有些不对，但为生活所迫，担着养家糊口重责的他顾不上继续安慰妻子，不到一点就急匆匆出门上班了。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这次看似普通的离别，竟是永久的生离死别。

不少大学同学得知张惠的死讯后，从四面八方来到潍坊。他们怎么也不能接受，昔日优秀、聪明的张惠怎么会选择这条不归路。悲伤之余，是无尽的惋惜。

为了替死去的妻子找回最后的尊严，陈涛始终奔波于医院和厂方之间，他要讨个说法。但医院至今没有回音。而工厂的人则表示，张惠的死是她个人原因，与厂方无关。

10月14日下午，记者随同陈涛来到亚星化工厂，人事处处长对张惠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。随后又叫来了楼下保安，明确指示陈涛再来亚星时，要“严格把关”，未经领导同意不能随意“放行”。尽管这位人事处长声称办公室负责接受采访，但办公室多番推辞，记者等候半个多小时，却始终未能见到亚星化工厂的相关负责人。

健康快车

DIY“节能减排”，ED了!?

爱上自己的手，从此他不行了?

男科专家：越来越多的男科病祸起手淫

□ 报道线索

济南市市立医院男科国家级重点学科、山东省男科学会主任委员、济南市男科学会主任委员、全国治癌明星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主任医师、中国性医学会理事、山东省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、济南市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、山东省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委员、济南市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委员、济南市市立医院男科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泌尿外科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肿瘤科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医科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主任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主任医师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主任医师、济南市市立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主任医师